



廖剛曾向高宗建言：「一經營建康，親擁六師，以杜金人窺伺。」金人攻常州，岳飛四戰皆捷。兀朮趨建康，岳飛設伏兵於金牛山，入夜令百人黑衣混進金營滋擾，金兵驚惶失措，自相攻擊。兀朮奔淮西，岳飛遂復建康，隨即奏報，「建康乃要害之地，宜選兵固守。」獲帝嘉納。

盡復王安石新法，力排元祐黨人。徽宗時貶睦州。章惇、蔡卞都是王安石新法的擁護者，神宗朝，王安石為相，封荆國公，立意改革政治，其黨羽呂惠卿、曾布等相助，創為農田、水利、均輸、青苗、保甲、募役、市易、保馬、方田、均稅諸新法，先後頒行，以求成過急，任用非人，功效未見，弊端百出，遂自求補外，抑鬱而卒。王安石以個性強伎，堅於自信，常對人言：「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」新政失敗，根本不受重視客觀環境，章惇、蔡卞盲從附和，一朝權勢在握，盡復王安石新法，卒致誤國。廖剛主張嚴懲，實在出於忠君愛國的至誠動機。

宋代存功先祖族廖

七大氏族之歷史源流

在紹興元年前後，廖剛和岳飛都是主張固守建康。問題在於當時南宋的半壁河山，面臨金兵與盜賊的重重攻擊。資賊李成與曹成各擁眾十餘萬，四出竄擾；金兵則攻城掠地，宋兵備多力分，憊於奔命。加上蔡京、秦檜兩位奸臣當政，故雖有岳飛、廖剛二位忠義的勇將賢臣，亦難以挽救危局。

南宋朝廷，忠奸道路分明，不久，廖剛權戶部侍郎，後遷刑部侍郎，求補外，除徽猷閣直學士，知漳州。紹興七年，丁巳歲，公元一一三七年，日食，高宗詔內外官議日食之事；廖剛奏言：「陛下有建國之封，所以承天意，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。然而未遂正名者，豈非有所待耶？有所待，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。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，布告中外，不匿厥旨。異時雖百斯男，不復更易，天下孰敢不服？」高宗看完廖剛奏章，感動得高聲驚懼起來。即召廖剛至闕下，拜御史中丞。廖剛即向皇上進言：「臣職糾姦邪，當務大體，若拮據細故，則非臣本心。」又奏陳經費不支，盜賊不息，事功不立，命令不平，及兵驕官冗諸弊，直言不諱。（之卅五）

局勢危急，戰亂頻仍，當時朝廷追究章惇、蔡卞誤國之罪，追貶其身，其子孫都不得在朝廷做官。因此，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，章僅自太府官丞提舉江東茶鹽事。廖剛是一個剛直的人，他對於章惇、蔡卞誤國罪的反應，認為懲罰太輕，乃封還詔書，表示自己的意見。

廖剛何以對章惇、蔡卞誤國罪的反應，如此激烈？主張嚴懲，因為章惇與其黨羽蔡京、蔡卞等朋比為奸。王安石賞識章惇的才幹，他是嘉祐進士、

博學善文。哲宗時知樞密院事，後黜知汝州。高太后崩，復起為尚書僕射兼門

劉崇

